九籥別集

九籥別集目錄

全集卷帙甚富燬于兵火今先梓別集行世全

集嗣出

卷之一

赤牘

與黃四　與楊三

與酒人　與孟大

與洪二　與卜十

與周八　餉陸三黃雀[illegible]乳及魚豚

與顧八　與楊三

與姜大　與朱大

陸三爲我問此生於布袋和尚

與陸三　與昌一

報陸三　與吳大

戲陸三　與元七
諴從兄　與家二兄
與仲一　與家二兄
與屠二　與鍾離五
與范大　與顧二
與申二　與戚五
與于二　又
又　與沈一
與井大　與陳二

與褚二　與衛四
與程七　與陳六
與沈二　與勞二
與龐千里　與伍大
與段二　與趙五
與唐七　與焦三
與將六　與璩三
與鄒九　與徐大
又　又

與祝五　與劉大劉二
與諸七　與趙二
與喬九　與周二
與韓二　與來一
與麻二　與曹大
與從兄　與方五
與田二　與仲二
又　又
上金龍四大王　與吳二

與吳大　示家中

與權五　恐顧一二不來會楚

與鹿三　與商七

與溫二　與甄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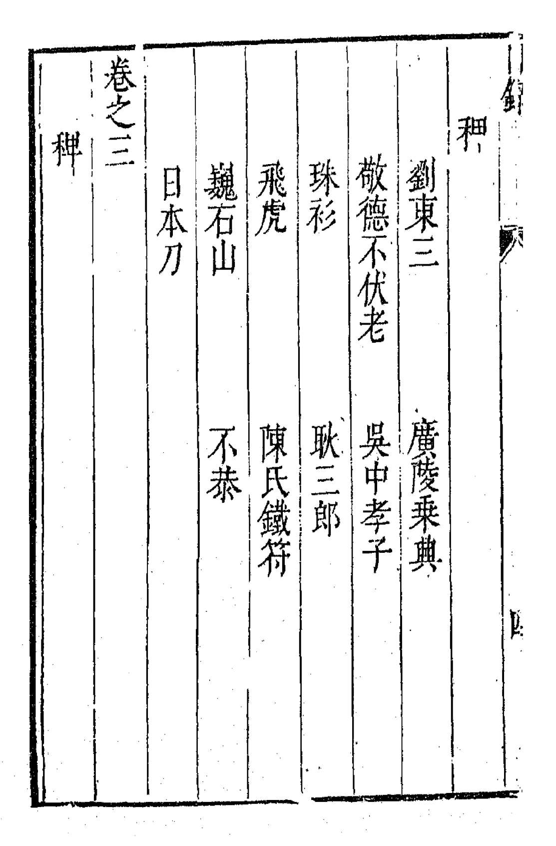
與陸二　與薊一

與白大　與藺二

與樊二　與戈五

與艾七　與荀二

卷之二



目錄終

九籥別集卷之一

華亭宋懋澄幼清甫著
婁東吳偉業駿公甫選

赤牘

與白二

一切陰陽皆我父母。一切五行皆我人倫。過可除也。

與焦三

歸日過黃河。投片紙於河伯曰非不得已勿渡也

與藍痴

丈夫遇世不平。片時隻語。轉禍成福。如作傳奇一過

便了。使經年動氣。便令元亮促齒。

與王大

甲午夏已遷家故里。復不喜飲。飲便中夜起坐。

與周五

今有賈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價値尋常。而

人不顧者。惡其不信也。

與劉二

彈夜光於碧漢。不可以爲星。沉昭華於清流。不可以

爲月。

與晁領軍

足下平頭狠過吳牛。健浮胡馬。碧油前人也。

與從兄

弟少年隆冬。往來幽薊。耳面風削。畧不怨生。此倉雖少加不韻。猶是正月東風。

答蔣孝廉勸禁酒

生於此中。頗稱耐久。燈下相親。恩同姬妾。便致構嫌。不若處仲後房一時驅盡也。

與印二

僕聞千金市黑貂。百金買狐腋。然貧者之安羔絮。不異貂狐也。僕也有焉。

簡袁先生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偎人。遥禮佳城。恍然浄十。玉壺在椗。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

與樂二

疲馬力行。猶能五十。循騏驥之跡。日不十。武卿之所示。得無似乎。

簡脩先生

深院涼月徧亭微波茶烟小結墨花紛吐梧桐蕭蕭與千秋俱下

與鄭二

馬字浮雲足繫之千鈞則不過款段矣

與朱二

明駝負重駕須由人使含人自負不一鈞而漉汗矣

戲黑三

檀象𢹂映翁仲至泰山之下不敢比於岫石猶足下

之不能同我也

夢中與黔國

闍明公收一異人此人上帝所禁已勅朱衣少年十五輩天下追索近又有禹步南行者口善風角稍爲所撼恐髡鉗不免

與王五

此君白雪微有寒態請雕商刻羽以助煖律

與王先生

從兹以往舍名舍得與來則吟咏誦讀筆劄記述與

去則散步涉世飲酒高臥要以期志之所適雖流離顛沛付之偶然而已

與張大

我二十前好名貪得庚寅已後備嘗艱險始信奢險苦樂總是一妄然猶以進取自勵至甲午病胃氾噎乃慨然束經病中追思往念悉已成空遂并一切諸好亦復澹然

與楊大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絕業

外境任之而已。

與姚九

以讀書消歲月則樂志以之干功利則束情

與月上人

十年來奉教西方而猶然以功利爲戚豈善男子邪

與錢大

吾視天下猶剩物殘編不足煩我四大

與乜二

人生於欲故孔氏曰寡欲欲生於一念之妄故佛氏

曰妄根欲則敢舉妄尚始然却欲於妄猶戒懼於隱微乎

議呂不常

呂公是我㕍行末年亦復不屑

與黃四

陳元龍謂呂奉先曰養將軍譬如養鷹咤孺子安從孰間馬上得之

與楊三

詩文非怨不工我於世無憾遂斷一二業

與酒人

痛飲可以全神年來胃不受酒覺思慮之煩

與孟大

佛言三界如空花惟見在是機關木人若夫身後妄之又妄而竭志圖之妄根深也

與洪二

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而減非增乎

與卜十

近讀素書至若莫苦兮多願嗟乎孰能以多願爲苦乎某也不才請從乎此

與周八

聞足下日斜元常圖攻白學士不休白是先朝得利人莫令其有積薪之恨

餉陸三黃雀牛乳及魚豚

牛乳匪白黃雀無環聊藉土物以爲食德之報足下齒舌甚利與日吾當魚肉之二物又以志也一噱

與皇甫七

吾畏見風波由胷中無此

與顧八

此君愛煖愛凉爭餐爭色一力士成擒矣

與楊三

匹夫肆忿珠玉滿前擊之不顧居平遺舄吁嗟久之彼奪於氣而此奪於欲也

與姜大

聞昨遇呂翁遭其雅諺神超固是逸足日入可行萬里何况斜曛男兒貴自信爲語老翁無强料人未來

事也

與朱大

昨遇雷將軍猛不可邇。且勉余死俠將軍之俠。固以欲爭之者也。

陸三爲我問此生於布袋和尚

和尚料米生二十年内落禍。又比之行行之由。禍吾所不畏。未知行行向阿誰任也。賺得和尚落吾舉公案。亦大快事。

與陸三

新詩大佳多緣與樂天輩作和耳自奈何令宋生有
後來之憾邪

與昌一

自去年已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嘆

報陸三

足下惠我多儀見者報飛舄之去也或曰雙舄相背
飛長者窺我有遠行色乎鶱者想也志相思也唱我
以卵使我不得為干城也二卵尚見棄況其多乎肉
自處於几上使我為刀俎耳或曰肉食者鄙陸蓋以

自况也。

前厚贶具悉雅意。今敬差不腆鸡。有五德。足下一德之外。似更无闻。用以相易鱼以虎名。且善食虾。恐足下为虾王驸马。故驱虎食其魔。五侯之鲭。君子所欲治也。或曰鱼游釜中。似元常之困于楼下。肉则几上之心。无能改于其旧。昔季叔以续命报卢循。足下无效循。若相往复也。

与吴大

丈夫读书。欲以资通达定经权。若惜字怜篇。儿女事

也。

戲陸三

小窻秋月竹影之間時雜幻淸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

與元七

性癖秋冬。爽勁相近。猶人愛春夏之繁熱。若足下正可寄王於四時。

戲從兄

壺茗爐烟。几席常物。手披數卷。是天寶前人。恨時有

客來不免出酒對酒如對兄面

與家二兄

吾妻經妾史奴稗而客二氏者二一年矣然侍我於枕席者文賦外宅兒也

與仲一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饌於兩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與家二兄

聞虞山瀑布濯濯千尺如長劍倚天是東南之勝

與屠二

吾聞駱負千斤乃行虎豹有觸便奮是我爲虎而耿爲駝也噫吾將駝矣

與鍾離五

月之雌伏如幼清之懷隱

與范大

村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居植修竹間有鳥鳴女墻低檻疑近山岫晝則讐校史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醴胷中無思

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與顧二

曾於寶應看下風流一弄船長尺許竟爲一小船所獲弄船乃大船小兒之所戲放見小船獲之兒痛哭投衣想亡國之君亦應似爾

與申二

嘗思囘囘進獅子時頭纏匹錦日食一口羊稱官驢馬亦極有名及獅子既放囘囘出平子門西去感愴

中懷悲何能已

與戚五

鷙鳥當秋臨風整翮飽禽肉而高飃頓洗覊紲之屛何爲復受人招

與于二

閩足下六月着犢鼻褌相將平頭採蓮此樂不減簞瓢陋巷

又

昨遇採蓮於途前魚之泣繼以行歌疑是蓮花落耳

又

平子太横。捉滿兒連夜不出。頓令城西千頭豫章。化爲其枕。

與洗一

足下朝出暮歸。往往遇雨。可謂朝行爲雲暮行爲雨矣。

與井大

梅花冷然。影侵青鏡。况防閑門戸。不減内家守宮。

與陳二

病者小人所苦而君子之幸人若未死惟病可以寡欲某不患無得惟恐病不常來

與褚二

少年善飲每致宣揚壯氣二十五已來恐其露志傷生稍稍節飲濡首攢眉動肖女子二十六來頗有微會復徐開此與因書之以見巳之不如元亮然阿堵亦烏能爲志損益祇見從前之妄歸當問之吾友

與衛四

讀書不必過人正令得其趣

與程七

人生累我。豈惟妻子。皆為古人所累耳。

與陳六

讀書飲酒。種樹箏削。皆養生之道。然萬勿為其所累。

與沈二

吾心以為非是者。勿行也。他人以為非是者。勿行也。

與勞二

自盤古以至今日。人未嘗欬也。

與龎千里

禹平水土利毛羽祼之蟲而不仁於介族。

與伍八

萬物不資於火而人食之萬物無藉於金而人利之。

與段二

人畜役於思草木役於時。

與趙五

平生病在不養不學不大不遠不深不達不慮不恐。

與唐七

士恨不生戰國當齗張儀而叱魯連。

與焦三

世人見尋驚尋見只驚只他日見我良應魂消。

與將六

辛卯秋八月登牛首浮屠覩右邊松七株飛舞而下。極其冲致癸巳八月重來則已枯其三矣夫松壽千秋不免於天况吾人淹怨百年宜乎弁髦始去而短鬓相尋也。

與璩三

近若寒渴六月問裘而黄昏索著。

與鄒九

自伏枕已來。搖首受藥。如一老嫗。憶爾時馬上山頭。似隔世健兒。

與徐大

帝王廟。光武同漢高南向。非禮也。子不可以齊父。則孫不可以齊祖。宜以光武侍側。不然爲龕間隔之可也。

又

功臣廟。以列侯侍六王。非禮也。列侯與六王皆天子

之臣。則宜別立廟於左右。功多者居右。次者居左。皆南向可也。

又 昔陸文裕常疏請之矣

秋祭文廟例宜用氷。

與祝五

頃遭多難。惟日誦子建爲君旣不易詩耳。

與劉大劉二

在昔京師。兩足下少而不肖壯。今不肖衰而兩君壯矣。豈無壯事以振臣精乎。

與諸七

吾朝名臣。當以蕭愍居首。其人有才而無欲。

與趙二

如厠而悟口腹之妄。無及於嗜欲矣。將死而悟作爲之妄。無益於身心矣。必也思之於臨食臨事之時乎。

與喬九

仁義禮智信。非止足處。

與周二

癸巳秋九月。別自金陵。抵滁州。經醉翁故道。渡淮。聽

高皇帝龍飛處於時淫雨飄流之後山岫閭關津梁
跋涉皆所未歷若竟如昔年安有所謂險阻艱難也

與韓一

癸巳入京至彭城無資遂徒步北上間跨生口從行
止一老蒼頭復以忘物城中至柳泉轉取驢獨宿利
國監畧無感慨昔者吾友子晉嘗言北行顧景生溯
子晉好佛諸相未忘雖殯骨緇流猶當質諸燕月

與來一

狀六國之從也莫如以繩連鷄狀六國之橫也莫如

以肉投虎噫可以喻今事矣

與麻二

元美之駁用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詆獻吉也似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譽于鱗也誠矣然而不免有黨心也

與曹大

嗜古則能文尚趣則得詩勤儉致富專一取貴伎工於習事成於勉不必天也孔氏指之曰一老氏究之曰無釋氏體之曰妄道可悟矣有不須學不待悟而

獨授之天者頋與之同事焉

與從兄

鬭鷄走馬蹴踘牽犬臂鷹好色男子三十內所以銷雄心也而不才子往往亂之逃禪修煉鉛汞三十外所以銷雄心也而無賴者往往昜之劍一人敵耳書足以記名姓英雄豈欺我哉今雄心可銷割我血肉猶甘之也可銷非雄也

與方五

仲醇雲散而交道衰矣子厓霞舉而意氣絕矣茂潛

日遠而無與作狂矣周大星疏而無與言奇矣人生情耳能無無思乎而况歲寒乎是以吾之於今日諸君如沉海得船也嗟乎不以詩也不以文也不以欲也不以欲也吾其誰歸

與田二

子建如河朔少年風流自賞豈必文情爲人亦當乃爾

與仲二

白學士毋看花墮井死後官遏顯彈者謂花井是白

所諱乃㙈花不輟復作井上汲銀瓶詩曰由此功名遂落

又

胡文定能了一貫義門人擬稱胡一貫胡曰一貫可胡耶

又

王介甫黃庭堅諸公共至華林園遊戲蘇長公後到見諸公所在笑曰或降於池或飲於阿

與金龍四大王乞便帆

某大王之里人也奔走四方其志無已今病且倦將歸江南爲長者既爲長者當作長者之辭敢祈大王一帆之便用沉玉以請

與吳二

思之老拳䠷䠷向沈生沈生惡舌開脣孋諱今仲尼當面亦將掩口不遑足下奈何坐失此景青天重雲以昇色意有諷也

與吳大

向詣青城所射𪇆使待命毋使宋玉化爲令威

示家中

近乞得一鶴。可放之竹間。俟其羽翼長成。一聽冲舉。

恐顧二二不來會埜

足下不來。僕借方相過。船書。卿年甲名姓灌酒鞭箠。無所不至。復令胡僧作咒。則思之將兩頭入眼。須臾化為異物矣。

與權五

作事如野鹿。齧花同草俱下。

與鹿三

視佛法如看天畔樹樹外有天天不限樹人竟不能於樹外見天以爲天盡於樹

與㫄七

自燕城至白門高高下下戰爭之地其草不生果然奴如月過天上影落江河溝厠悉無一染

與温二

與甦三

某少癖山水常有詩自題曰宜水宜山一道人及癸巳偶讀太白集有山水何曾稱人意之句嗟乎此老

亦爲山水所誤乎。

與陸二

癸巳六月初十日。登惠山。南望震澤。茫然洞庭所在。悵悵思惟。同去日之難得。

與蒯一

癸巳六月初日。何客尹以四人舁。京輿。送至丹陽。風颾雲物間。一回頭此身從天而下。

與白大

我於女子不能忘情。亦不能久癖。譬如黃鳥。山中逢

鮮花蔭木輙稅羽施聲須臾便翛然數嶺心境兩忘。得大舜被婐之意。

與蘭二

壬辰四月住廣陵十五日不得至二十四橋處迨六月出檇李道中夢至橋下清水綠楊坦延里許微風從月中徐下常恐他日負昔夢中

與樊一

少苦羈紲得志但願畜馬萬頭都鈌啼響

與戈五

曹子建假令絕意功名其才當滿一石。

與艾七

于鱗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變惜乎吾見其擬矣。

與荀二

王右軍誓墓文以質宣情以命定氣實獲吾心至於恥下懷祖而狀罪諸郎不免尤悔。

九畹別集卷之一　終

九籥別集卷之二

華亭宋懋澄幼清甫著

婁東吳偉業駿公甫選

稗

劉東山

劉東山世宗時三輔捉盜人住河間交河縣發矢未嘗空落自號連珠箭年三十餘苦厭此業歲暮將驢馬若干頭到京師轉買得百金事完至順成門雇騾歸遇一親近道入京所以其人謂東山近日羣盜出

没良鄭間。卿挾重貲。奈何獨來獨往。東山鬚眉開動。脣齒奮揚。舉右手拇指笑曰。二十年張弓追討。今番收拾。定不辱寞其人。自愧失言。珍重別去。明日東金腰間。騎健騾。肩上掛弓繫刀。衣外於踏注中藏矢二十簇。未至良鄉。有一騎奔馳南下。過東山而按轡。乃二十左右顧影少年也。黄衫氊笠。長弓短刀。箭房中新矢數十餘。白馬輕蹄。恨人緊轡。噴嘶不已。東山轉盼之際。少年舉手曰。造次行途。願道姓氏。旣敘形迹。自言本良家子。為賈京師三年矣。欲歸臨淄婚娶。猝

幸過卿某直至河間分路東山視其腰纏若有重物且語動温謹非惟喜其巧捷而客况當不寂然晚遂同下旅中明日出涿州少年問先輩平生捕賊幾何東山意少年易欺語間益輕盜賊爲無能也笑語良久因借弓把持張弓如引帶東山始驚愕借少年弓過馬重約二十觔極力開張至於赤面終不能如初入夜月乃大駭異問少年神力何至於此曰某力殊不神顧卿弓不勁耳東山嘆咤至再少年極意謙恭至明日自西過雄縣少年忽策騎前驅不見東山始

惶懼私念彼若不良我與之敵勢無生理行一二鋪遥見向少年在百步外正弓挾矢向東山曰多聞手中無敵今日請聽箭風言未已左右耳根但聞肅肅如小鳥前後飛過又引箭曰東山曉事人腰間騾馬錢一借於是東山下鞍解腰間橐膝行至馬前獻金乞命少年受金叱曰去乃公有事不得同兒子前行轉馬而北惟見黃塵而巳東山撫膺惆悵空手歸交河妝合餘燼夫妻賣酒於村郊手絕弓矢亦不敢向人言此事過三年冬月有壯士十一人人騎駿馬身

衣短衣各帶弓矢刀劒入肆中解鞍沽酒中一未冠
人身長七尺帶馬持器謂同輩曰第十八向對門住
皆應諾曰少住便來周旋是人既出十人向鑪傾酒
盡六七墵雞豚牛羊肉噉數十斤殆盡更於皮囊中
取鹿蹄野雉及燒兎等呼主人同酌東山初下席視
北面左手人乃徃時馬上少年也益生疑懼自思產
薄何以應其復求面向酒盃不敢出聲諸人競來勸
酒既坐定徃時少年擲氈笠呼東山曰別來無恙想
念頗煩東山失聲不覺下膝少年持其手曰莫作莫

作昔年諸兄弟於順成門聞卿自譽今某途間輕薄
今當十倍酬卿然河間負約魂夢之間時與卿並轡
任丘路也言畢出千金案上勸令收進東山此時如
將醉將夢欲辭不敢與妻同舁而入既已安頓復殺
牲開酒請十人過宿流連皆曰當請問十八兄即過
對門與未冠者道主人意未冠人云醉飽熟睡莫負
慇懃少有動靜兩刀有血喫也十人更到肆中劇醉
攜酒對門樓上十八兄自飲計酒肉略當五人復出
銀茶罏舉火烘煎餅自啗夜中獨出離明重到對門

終不至東山家亦不與十人言笑東山微叩十八兒是何人衆客大笑直高咏曰楊柳桃花相間出不知若個是春風至三日而別曾見瑯琊王司馬親述此事

廣陵乘輿

華亭錢福狀元巳歸田里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狀元欣然整裝造江都旣至適鹽司御史某甲狀元進士門生也投刺視郤御史快甚獨意狀元出不易一朝卒臨將無屬吾事乎因問近日志意何如某幸爲

政欲有高下唯命所指狀元應語某閭府中一妓姓氏來求見商乘便顧卿煩爲我訪問御史刺促某執符爲天子巡視義不得及聲妓狀元作色御史陰命行下人訊市妓已屬積鹽賈人還報御史御史以難告狀元謂門生某苦無消息耳既知去嚮安藉卿爲辭御史出同逆旅館人詣大賈賈人重狀元才名即時反拜立日請飲狀元就酒語間呼主人某踧踖水陸特欲此閒識某妓近聞歸卿幸賜一見賈人設席西偏出妓傳花把酒狀元與隨境到酒無重澀酣次

賈人令妓出白綾手巾請留新句時衣裳縞素往來燭前皎若秋月狀元持杯披袖引滿再三妓宛轉更多簫管之間不覺醉飛玉笛乃是一絕句云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娥眉淡點脣可惜一身多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面大笑而出明晨竟歸迄御史踪跡已不知遠近矣

敬德不伏老

滁人楊于庭萬曆中亞曹武庫嚮書石星先爲滁行太僕與楊情好極歡後上下典樞互相振飭楊意氣

過嚴請謂共忿乃堅臥乞休石至牀敦喻楊厲聲曰起某以刀理難再出直道風夷明公顧以明哲見誚耶石曰飲耻抗情實難早晚俟兩方少間雅轍是從楊轉面向壁石微笑排簾及楊允請石出順承門祖道天寧寺酒酣將驕楊命優人劇敬德不伏老石知楊諷已故嘆曰爾時多事不得以疎間自嫌楊頓足曰大事已定高下道途不異虵足已而西醜獻俘東師奏凱石終困蒺藜時咸謂石之徘徊遜楊之明決

石燕之東明人也

吳中孝子

姑蘇一賣酒人有母寡居其人復作客於三吳妻與姑不相能乃佯疾而令其姑當鑪陰謂媒者曰姑不安於嫠當鑪以擇字媒乃引武康人託沽酒而觀之姑時年四十容未甚謝衣髻頗潔武康人亦欲爲子擇保母弗論色也出五金令媒授其家婦受金謂媒者曰姑羞此出其日可客具舟至儂家後門便速下來愼勿爲隣人所覺至期船泊後門矣婦紿姑曰第三姑駕艇來迎日云悶悶當到荒郊一豁第湖中多

盜簪衣不必盡行數日後便催阿郎接歸姑苦婦節制快與愛女傾懷不假思惟向船輒下已而出入湖中四顧崖曲皆非昔年送女故道船中人又不相識向晚進飧畧無動靜疑慮萬端竟夕不枕明抵一村風景門戶頓殊吳會矣姑遑愕伸頭轉顧船尾謂操櫓者曰何以至此舟中人皆掩面相笑姑知爲婦所弄頓足叫號據舷欲跳主人翁遥謂之曰媪家言媪欲作此今不爾耶老夫家二孫欲屈媪旦夕之任人生良難死無益也媪感悟拭淚就撫二兒主家憐媪

遭逢勿役以事歲時衣食不告而豐兼脫惡婦之手竟忘家矣其子客歸問母所在婦詬之曰好兒子儂娘作夜度娘不知也忿而問諸鄰則曰某月某日扁舟他去矣其子雖疑其妻而苦無形迹踰年客武康道出山中見一媼就石擣衣疑其狀貌不覺心動逼而視之乃是其母相持痛哭母語以故且曰吾恥北歸百年之後累汝一杯南向予曰母但良食歸在月終耳至家嘿不言客武康一日謂婦曰汝嘗欲燒香虞山我三日內頗閒過此不得矣其妻歡然束裝明

晨攬衣拂鏡捲簾待夫買香不至手巾交纈袖中夫剛到門婦倒扇柄敲門板曰身欲早去何不助人敬佛如此夫携之下船婦小時歲至虞山至是忽驚巨浸其夫笑問之曰毎言此路曾經今復憶昔年否婦人耻於不知以手挽鏡鼻曰青髻幾時遂爾桑海蓋疑夫故出他道戲之也及至晚不到益疑夫惡乃閉目促夫摇船燈前手轉菩提口念彌陀不置明日抵一山中夫謂之曰我起置章疏岸上多惡少年勿得露面婦人許諾至三王入門夠他出矣有二郎在謂之

曰尊君所置姑蘇老媪實下人毋遭不孝婦得充貴宅婦除願以少而美者易之二郎欣然曰少而美者得就見乎其人曰可幸出我母於門以便相易至舟中呼婦曰起婦人以夫久不下顧叩舟人曰此去虞山頭幾許舟人不解漫應曰三百里及夫至罵曰非千里馬二時往返六百里耶相攜到門遥見姑身始長跪伏罪其人曰汝當留善事後人此眞桑田變滄海也二郎見婦人顏態儘工輕薄乃受其婦而還其毋朱生曰𢢆人喜述此事葢以其處變不擾也

珠衫

楚中賈人某者年二十二三妻甚美其人客粤家近市樓居婦人嘗當窻垂簾臨外忽見美男子貌類其夫乃啓簾潛睨是人當其覗謂有好於巳目攝之婦人發赤下簾男子新安人客二年矣舉體若狂意欲達誠而苦無自思曾與市東鬻珠老媪相識乃因鬻珠而告之媪曰老婦未嘗與娘子會面雅命所不敢承其人出白金百兩黄金數錠置案上揖而跪曰旦夕死矣案上二色敬爲姥壽事成謝當倍此媪驚喜

諾曰郎君第俟旅中因此階進期在合歡勿計歲月也其人慇懃而返媪因選囊中大珠并簪珥之珍異者明旦至新安人肆中肆戸正當娘子樓前媪佯與新安人交易良久於日中照弄珠色把揷搔頭市人競觀喧笑聲徹婦所婦登樓竊窺即命侍兒招媪媪抗新安人金曰不賣不賣阿郎好纏人如爾慣老婦賣多時也收貨入笥便過樓與婦作禮曰老婦久同里曲知娘子饒此此數物是老眼中奇樓下人高下不情想未有女郎者老身適有他事煩爲收拾少間

徐來筭論匆匆下樓過數日不至一日雨中媪來曰老身愛女有事數日奔走負期今日雨中請觀一切纓絡爍却窮睛婦人出篋中種種奇妙老媪宣嘆不一形容既畢婦綜核媪貨酬之有方媪喜曰如尊意所銜餘貌無憾婦復請遲價之半以俟夫歸媪曰鄰居復相疑耶婦既喜價輕復幸半賒留之飲酌媪機頡巧捷彼此惟恨相知之晚明日媪攜酌過傾倒極歡自此婦日不能無媪矣媪自言老身家雜此間大幽請攜臥作伴爲鬱金侍兒婦喜曰妾不敢邀請拭

流蘇以待是夕媼遂移宿兩牀相向嗽語相聞轉動偪側侍兒別寢一房媼攜榼挈壺摩夕不至宵言褻句蕩雨沉烟新安人數問媼期輙曰未未及至秋月過謂媼曰初謀柳下條葉未黃約及垂陰子已成實過此漸禿行將白雪侵枝矣媼曰今夕隨老身入須着精神成敗係此不然虛費半年也因授之計媼每夜黑至婦家是夕陰與新安人同入而伏之寢門之外媼與婦酌於房雨聲甚戚笑劇加殷媼强侍兒酒侍兒不勝醉臥他所適有飛蛾嗡嗡梁上婦仰視之

媪即以扇撲燈曰唉燈滅老身自出點燈因携其人入寢復佯笑曰忘携燭去則躬置其人於己牀上下帳蔽之火至其人以被蒙頭媪與婦復酌許久各已微酣語言無禁解衣登牀媪自言少時初婚情狀因問娘子如此否婦大笑不答媪復以淫語挑之良久媪知其情已蕩乃曰老身更有最關情者須自至枕上言乃挾其人上婦牀婦以爲媪也啓被撫其身曰姥體滑如是其人不言婦已神狂聽其輕薄而已是此之後恩踰夫婦奄逾夏初新安人結伴欲返流涕

謂婦曰別後煩思乞一物以當會面婦人開箱檢珠衫一件自提領袖爲其人服之曰道路苦熱極生清凉幸爲君裏衣如妾得近體也其人受之極歡而起計此人所贈珠玉已千金矣明日别去相約明年共載他往新安人自慶極遇於路覩衣輙生涕泗雖秋極不勝未嘗離去左右是年爲事所梗明年復客粤因携珠衫而往旅次適與楚人同館相得頗歡戲道生平隱事新安人自言曾於君鄉遇一婦如此葢楚人外氏故客粤中主人皆外氏舊交故楚人假外氏

姓名作客新安人無自物色也楚人內驚佯不信曰
亦有證乎新安人出珠衣泣曰歡所贈也君歸囊之
便幸作書鄙楚人辭曰僕之中表不敢得罪新安人
亦悔失言收衣謝過楚人貨盡歸家謂婦曰適經汝
門汝母病甚渴欲見汝我已覓轎門前便當速去復
授一簡書曰此料理後事語至家與阿父相聞我初
歸不及便來婦人至母家覵母顏色初無恙因大驚
發函視之則離婚書也闔門憤慟不知所出婦人父
至婿家請故婿曰第還珠衫則復相見父歸述婿語

婦人內慚欲死父毋不詳其事姑慰解之朞年有吳中進士宦粵過楚擇妾媒以婦對進士出五十金致之婦家告前婿婿檢婦人房中大小十六㕔皆金帛寶珠封畀妻去聞者莫不驚嗟居朞年楚人復客粵因繼室於粵攜室將歸與主人䇲貨不直主人翁就勢批之翁仆地暴死二子訟之官官即進士也夜深張燈檢狀妾侍於傍見前夫名氏哭曰是妾舅氏今遭不幸願憐其㝍焉以生還官曰獄將成矣婦人長跪請死官曰起徐當處分明日欲出復泣曰事若不

諸生勿得見矣官出視事謂二子曰若父傷未形須刑骨一驗適欲見官他縣尸可移置漏澤園俟還時爲汝商檢二子家累千金恥白父骨且年踰耳順仆損難稽若欲罪楚人必厲父體叩頭言父死狀甚張無煩剔劍官曰不見傷痕何以律罪二子懇請如前官曰我有一言足雪若憾若能聽否二子咸請唯命官曰令楚人服斬衰呼若父爲父葬祭責其經紀執拂躃踊一隨若行若父快否二子叩頭曰如命舉問楚人楚人喜於拯死亦頓首如命事畢官乃召楚人

與妾相見男女合抱痛哭踰情官察其有異曰若非舅甥當以實告同辭對曰前夫前婦官垂淚謂楚人曰我不忍見若狀可便携歸出前所擕十六兩還婦且護之出境或曰新安人客粤遭盗劫盡負債不得還愁忿病劇乃召其妻至粤就家妻至會夫已物故楚人所置後室即新安人妻也廉人曰若此則天道太近世無非理人矣

耿三郎

耿三者楚中人也矜其智能不屑經生技好遠遊常

遊洛陽出城於樹下逢壯夫飲馬箕踞而坐意度非常耿下馬問其所往云欲至榮澤耿遂請同行於路常談不能測也旣至縣復問所行曰將抵鄭州耿願自鄭返於洛陽是人曰吾欲至東門少時卿可待我於西郊耿陽許諾俟其行尾之而東見入大典須臾便出一人携巨囊送之整頓鞍轡禮如家奴耿潛小巷見其已過即捉典人臂問頃者馬上何人典人涕泣曰當爲郎君言吾陜人也行販沒於河貧無以爲歸典衣貨柿爲業偶市於向人覗我再三曰子可爲

千金之商奈何至此余曰何固以七百金販者也曰
如欲復商可書千金之契來余意其詐謝不敢當笑
曰子失路人也何恐相責乃昇之契收契畢攜至一
鋪中謂主人曰某年起至某年息可悉檢出主人隨
年相付封題極週如數日前豫囑者因以授余且曰
河北若干貨收之販河内利約幾何河内河中貨賣
於江北利約幾何一年之間當獲子金二千明年於
鄭州置典每年封三百金之息以俟吾不時之需今
日之所攜者五年之息也耿曰何不必負之日非惟

不忍負見其如此亦不敢負也耿至西郊是人已在亦無異色夜宿店中耿張具作別飲酒甚歡喟然語耿曰時當太平吾輩可爲樂矣耿因進說曰余觀丈人之才足當一面設以總戎相屈亦降志乎對曰吾未能必吾之低首耿曰總戎所低首者大司馬而已曰伍長之所低首者百長而已耿心動不敢深叩明日分道而別數夕之內惟聞其中夜長嘆他無甚奇也自是耿志意索然不復妄意非分矣

宋幼清曰始禍者死此異人所以不敢爲天下先也

或者比之虬髯之流余獨以爲不然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衛吾温原也彼扶餘之君亦唐鎮一節度爲足與文皇相頡頏且度其志不至於有成不已亦其器畧使然豈若異人隱姓名匿鱗甲舉世莫能想象其不爲人下非耿三孰能知之乎經曰機在目有心之目良可畏也

飛虎

萬曆甲寅乙卯間嚴衢忽有虎如豬馬項有朱鬣自首迄尾長十餘丈踰山越澗無翼而飛隨風立至閃

爍如電蔵十人遇之惟其所擇伴死與箝口者獲免出聲則舍口中之肉悉立殺之非人不食兩年之間所食約四千餘人獵者集徒兒布綱困之雲霧忽興俄失所在傳聞更殃新安諸郡竟不知所之先是三年有樵夫王天舍路遇老僧要至王大鼻店市脯沽酒與天舍痛飲酒間僧訂約云三年後某月日倩櫃越爲老衲開疏酬暢而别天舍毎嚮大鼻言若老僧來當爲首倡少酬壺漿至期虎首嗜樵夫大鼻始悟老僧葢訂樵開齋也或曰此爲貔貅先是數十年有

類是獸登樓噉人爲獵夫所殺友人毛上池暨爾受
覯爲余言

陳氏鐵符

江陰泰興兩厓相對岩下各有穴可以貫索居人編
竹夾舟其中風浪不爲動習者從竹上行如鶩每歲
七月十五至十月截江而漁羣魚從蜀楚糾纚而下
大者百餘斤一日經宿而起江流之駛至於刷骨國
初陳氏與某姓爭業至廛宸聽太祖命置鐵符沸油
于鍋沉符鍋底令兩家能探之者許專其利陳氏有

老人將八十念棄餘生爲子孫謀忻然探符出錫肘隨手而墮太祖遂聽陳氏世擅之老人年至百十餘歲而卒子孫甚繁至今他姓卒莫能奪友人顧仲卿述

巍石山

江右饒州巍石山宋岳武穆詩巍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爲雨濟民憂又于桃山驛遇王喬岳鍾靈讀其送友人詩云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幾存

去國樵臣力全身聖主恩字字飛動悄亡其半得詩人之度不減張睢陽今其後興貴于攜李意其所收遺跡更有異焉者也

不恭

來三仕曾爲縣尹須至南昌故衣敝履之市市書南昌楊縣令訝其不起撻之市五來怡然縛袴問市人命撻人是何官市人對以縣令來不覺微哂曰縣官朴縣官耶市人始閧然相傳來沽酒二瓶手提至鐵樹宮裸裎而飲于是縣中好事者爭候問之來笑曰

都無是事。或衣冠狀貌類耳。然目擊者俱在。楊令聞之甚懼。倩衙官致謝。來對如初。令益不自安。中夜去。緣從踞而請解來。終以傳者爲妄。不數日竟去。若來先生者。可謂不恭矣。

日本刀

丙申秋日。侍師於眞州公署。時余年二十八矣。猶有不羈之思。從師乞日本長刀一口。師尤之曰。泰寧之朝。安事三尺。余對曰。鋒鍔可儀。佩之幾年。眞成雞肋。竟贈之武人。此刀風雨夜。時颯颯有聲。明晨離鞘嘯

二寸許亦靈物也迨壬寅以先慈計南奔值夜復宿是館弦月積雪風景凄然廻念壯心恍如隔世日月不居老將至矣此英雄所以撫髀而泣也

淸州集卷之二終